通志堂經解

D二12
1.411
478

12
門
類
卷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納蘭 成德

月令一

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集說〕太皞勾芒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月令者蓋以紀天時而人事應之也天時有寒暑人事有慶賞寒暑之來各以其時慶賞之施各以其類故曰月令

竊案天播五行於四時而生萬物故王者必祀五帝之時即以爲配從春迎青帝則配以太皞而從以勾芒夏迎赤帝則配以炎帝而從以祝融中央土王四季秋冬之禮類皆如此孔氏謂太皞勾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

是也集說去春祀之時四字但曰於春祀之則似不祀青帝而以太皞爲主勾芒爲配矣語焉不詳疑悞後學特爲正之

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集說〕春祭先脾者木克土也夏祭先肺者火克金也中央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秋祭先肝者金克木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竊案五時之祭所先不同陳氏以五行生克及所居所屬兼言之支離塞礙蓋以春祭脾爲木克土夏祭肺爲火克金秋祭肝爲金克土則於中央祭心之火生土冬祭腎之水濟水而不尚克制有所不通以中央祭心爲居中象君四時何獨不用方位以冬祭腎爲屬水則春夏中央與秋又何以不言所屬反覆推之未見其可惟注疏以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爲得其義也鄭注曰祀戶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臟直脾脾爲尊祀竈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祀中雷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門祭先肝者秋爲陰中於臟直肝肝爲尊也祀行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孔氏疏之曰祭戶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

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
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
從夏稍却而當秋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
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
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吳
幼清亦曰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
肝也中央先心者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
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
者謂先祭腎次祭脾又再祭脾也春先脾者謂先
祭脾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
家以五行生克求其義者皆鑿今以人身五臟之

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於肺亦在上故候心肝二
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於脾故候脾肝二脉皆
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脉在下部四時之位則
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
肺也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
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
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象之
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
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愚案吳氏之說發明注疏
勝集說多矣大全棄而不載何耶又案張氏曰中
央祭先心心當作腎土所勝也冬祭先腎腎當作

心水所勝也愚謂以五行生克爲說必改記文乃得與春夏秋所祭相合若如集說又以所居所屬兼言之自相矛盾矣

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天子居玄堂右个〔集說〕青陽左个注云太寢東堂北偏也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明堂太廟南堂西偏也太廟太室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也總章左个太寢西堂南偏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玄堂左个北堂之西偏也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中爲玄

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竊案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大寢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爲左个南堂之左个爲右个夏居南室而南向則以東室之右爲左个西室之左爲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向則以南室之右爲左个南室之左爲右个冬居北室而北向則以西室之右爲左个東室之左爲右个吳幼清則謂太寢乃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況冬寒而

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案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月制事宜兩不背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

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向前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門右並是以西爲左東爲右也此言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愚案吳氏之說較鄭氏朱子之說爲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合古制盡通事宜故馬氏云王者向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太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太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
犬冬食黍與彘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
黍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集說〕麥以金王而
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
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
各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雛嘗黍
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

竊案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
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
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

與古異矣故集說闕疑以俟知者得審愼之義然
諸家之說亦有可備採者不能盡廢也鄭氏曰麥
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菽
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
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
也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
也孔氏曰鄭云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
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
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
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
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

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
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是
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
畜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
氣尤熱水能克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
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
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
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麥自苗至實皆在
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
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
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

食黍與菽皆水類也孟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
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食之也
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
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
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
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
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
之所勝也以麻木穀也以黍火穀也夏食菽者是物
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
食菽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菽水
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

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
焉又曰孟夏以菽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
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
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
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
麥性蘊毒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菽宣其毒也鄭
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菽食之散其熱也菽水畜
此嘗雛也而曰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畜氣之
主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黍非
新成直取舊黍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
之謂之雛者雞以雛爲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

耳於配菽之食則曰雞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
食爲暫也鄭氏曰仲秋嘗麻麻始熟也季秋嘗稻
稻始熟也高氏曰孟春食麥與羊麥屬金羊屬土
是尸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菽孚甲堅合屬木雞
木畜木生火也案諸家說所食穀之配各有不同
未知孰是故兼存之以補集說之缺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集說迎春東郊祭太皞勾芒也後倣此推之
竊案賈逵馬融蔡邕皆謂太皞及勾芒以上云其
帝太皞其神勾芒也集說固有所本矣然迎者迎
四時之氣有氣則有神故祀蒼帝於東郊之北而

以太皞勾芒配從祀赤帝於南郊之兆而以炎帝
祝融配從祀白帝於西郊之兆而以少皞蓐收配
從祀黑帝於北郊之兆而以顓頊玄冥配從周禮
所謂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禮器所謂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是也
若五帝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且人帝何能使
風雨寒暑得時乎故鄭氏謂祭五帝天帝者近之
但妄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等名則未
免信讖緯之過耳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集說參乘
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者御

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
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
及御者之閒

竊案此本鄭孔注疏也然以介爲甲是矣以保爲
衣則有未安蓋保爲保護之義人君之車必使勇
士衣甲居右而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故
曰參保介措耒耜於參保介御者二人之閒而曰
參保介之御閒臨川吳氏謂其立文猶書立政言
有司及牧夫而曰惟有司之牧夫是也

雩霜大摯集說摯傷折也與摯獸摯蟲之摯同

竊案傷折之說蓋本之蔡邕然不若直作至字解

蓋摯與至同毛傳摯而有別朱子亦讀爲至霜雪冬之盛陰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不必言傷折而後見其陰盛也

鷹化爲鳩〔集說〕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竊案陰陽推盪因物形而移易之謂之化非反歸舊形之謂也鳩化爲鷹見於王制夏小正固可謂之反歸舊形矣鴽又爲鼠則夏小正未嘗謂之化也方氏曰鷹之爲鳩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而化不足以言之矣故皆直言爲而已此說較長

擇元日命民社〔集說〕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竊案元者一也始也故始年謂之元年一日謂之元日又謂之上日元日祈穀於上帝說者云上辛是也社日用甲甲者十干之始故曰擇元日命民社非謂擇甲日之善者也召誥戊午社於新邑又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非常祭也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集說漉亦竭也

竊案川澤曰竭謂竭澤而漁陂池曰漉謂漉之以網罟字各有義不可混也葉說以漉爲竭而不言網罟與上句何以別乎徐師曾云漉謂撈取之上丁集說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竊案大胥春入學合舞釋菜用丁以丁火文明也今祭先聖用丁本此若易之先庚後甲蓋取丁寧之義於天子視學何與耶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集說周濟其不足也

竊案集說之云本之鄭注然嘗考方氏吳氏之說則謂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貢士於天子以是勸勉諸侯欲其所聘所禮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則周天下蓋指聘禮而言若謂周濟其不足則上已言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此所云出幣帛繫於賜貧窮之上足矣且舉天下之無衣者而皆以帛周之必有所不給似不若方氏吳氏之說爲長也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集說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角齒爲一庫角齒

爲一庫

竊案此孔疏文也方氏云五庫之量百工所治之材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也先儒別而爲五拘矣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集說九門說見上章

竊案以九門爲皐應路雉庫城遠近郊關與上同

悞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孟夏王瓜生集說王瓜注云蒩挈本草作菆藝音同

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氣而生

竊案歸震川與王子敬書云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蒩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又云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蒩挈非也且引王蒩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俟考

反舌無聲集說反舌百舌鳥疏又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

竊案百舌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

其鳴也感陽中而作故感微陰而無聲若蝦蟇則五月中始得水方噪聒入耳何反無聲疏所以引之者蓋舉舊說而駁之非眞以反舌爲蝦蟇也蔡云反舌者蟲鳴轗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搏勞鳴蝦蟇無聲又靡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住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向後此以蝦蟇爲反舌之自也然時候今不殊於古百古鳥至仲夏其鳴稍止蝦蟇則不然則知識緯與俗儒之言不足信矣集說又何疑焉○反舌能爲百鳥語故一名百舌又春則鳴夏則無聲故一名呼春杜甫

誦百舌詩言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是亦以反舌爲百舌而非蝦蟇之謂矣案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杜蓋用其意黃山谷讀周書至此始悟杜詩之旨

挺重囚集說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

竊案孟夏出輕繫則輕囚皆釋矣所存者重囚而已又於何囚中獨拔出之乎不若從鄭氏以寬字解爲允東海王陽答破妖賊方略曰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耿鄙討金城傅燮謂曰不若息軍養德賊得寬挺必謂我怯政用此義也

以定晏陰之所成集說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也

竊案晏陰有三說鄭孔謂晏安也陰稱安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所謂陰道安靜不可有所擾者亦此意王肅及蔡邕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與鄭異矣方氏謂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開義同吳氏謂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保養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於完備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陳氏之說以晏陰爲安陰蓋本之注疏然不如柔陰之說爲長詩云言笑晏晏說者以和柔解之可見矣

温風始至集說至極也

竊案至猶來也猶言涼風至盲風至耳不但言至而曰始至者以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温風始至也方氏曰温風即八風中景風景風至以夏至而於季夏言始至陽饒之意然則集說以極訓至非也日短至長至可以極訓之始至不可以言始極也呂覽温作涼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鼉取黿集說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鼉言登取易而賤之

地

竊案鄭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鼈人職云秋獻龜魚鼈人又云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悞也其言甚當集說何不採入也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集說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

竊案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孔氏疏之曰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仲夏命百縣雩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此集說所本也然周禮雖有縣之名未可謂百縣百縣自是秦制故臨川吳氏云凡屬秦地皆名爲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集說一仍注疏之舊非也○徐氏師曾云四監秦官疑即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下文爲民祈福亦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愚案漢文詔曰古者祭祀不祈知此則月令不可全以周制解矣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集說〕石梁王氏云給當爲級
竊案給呂覽作級故王氏因之然記文作給未始
無義方氏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
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
而度之故言度據此則給正是給足之給不必改
字故鄭氏無注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集說〕鮮潔而墮落也
竊案鮮落有三解陸氏釋文云鮮音仙又仙典反
孔疏云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
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潔而墮落集說
本之方氏云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

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此說得之
其蟲倮〔集說〕人爲倮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
竊案四時之物鱗羽毛介皆不露體人類獨裸身
故曰倮蟲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
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大戴記云鱗蟲三
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
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
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則倮蟲爲人類明矣鄭
以四時皆言物類遂以淺毛之虎豹當之虎豹雖
淺毛寧可謂之倮蟲乎集說並存之贅矣○徐氏
師曾云人受土沖和之氣以生其類爲倮故其蟲

倮倮露也露見不隱藏也言蟲者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是也若虎豹既爲毛類而又以爲倮恐未必然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九

月令二

盲風至集說盲風疾風也

竊案孔疏皇氏秦人謂疾風爲盲風故鄭玄取以解月令而集說本之然盲字義終不甚明惟嚴陵方氏以爲盲者閉暗之義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閻闔以此其說爲當

鴈鳥養羞集說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竊案夏小正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鄭謂

所食也集說申明之未爲不是然更有二說學者不可不知夏小正於是月云丹鳥羞白鳥大戴禮於八月亦云爾小正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鬧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者不盡食也鄭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皇氏以丹良爲螢火爾雅釋蟲及郭氏等諸釋皆無之未見的據此一說也又案項氏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鷃鶉鳩雁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証矣若謂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此又一說也要之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預畜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集說近是第采此二說足廣異聞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

集說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

竊案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則制有小大復以玄冕一章衮冕九章釋之不幾贅乎且衣長裳短亦未明析愚謂制刀裁也制有小大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裳

用幾幅袂用幾幅之類度文尺也度有長短謂從
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
無被土之類○又案虞制衣裳繪繡共十二章周
亦十二章以爲九章者鄭氏之誤耳廬陵胡氏曰
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易言垂衣
裳則燕朝亦云衣裳集說斂從鄭氏不免於踈矣
水始涸集說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
返故涸也

竊案此亦大槩言之於仲秋不切不若注疏駁正
記文之爲精當也鄭注曰此莆八月中雨氣未止
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

水涸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成梁以
利農也孔氏疏之曰雨畢在九月之初八月宿直
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
周語以下者証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國語
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者韋昭注云辰
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
盡也天根亢氏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
朝見水潦盡涸鄭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
末者本謂初也案律歷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
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
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

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國語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証雨畢水涸在季秋也注疏之說精詳如此則水始涸應在九月初明矣陳氏櫟以秋冬氣返釋之不亦泛乎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集說）此言貢賦職脩也

竊案此節皆言來商旅之事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則天下之商旅皆悅而願藏於其市出於其途矣此正所謂四方來集遠鄉皆至也集說以爲貢賦職脩與上文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殊不合四方來集謂關易而旅來遠鄉皆至謂市易而商至徐氏師曾以爲近則四方遠則遠鄉亦非是

鴻鴈來賓（集說）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者爲客也

竊案夏小正云來賓謖也謖者留也鄭氏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陸氏云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釋來賓之義當矣集說見仲秋言鴻鴈來而不言賓季秋獨言來賓遂有先至爲主後至爲賓之說毋乃鑿乎不知孟秋言來鴻鴈方自北而來過去不停也季秋言來賓者言鴻鴈客止未去如賓客

之旅寓謎留於外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則又以寘字屬下雀入大水爲蛤句而曰寘雀與鄭讀異益悞矣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集說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

竊案會字注疏又有二說注謂會猶聚也疏曰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向天地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亦通要之不若疏義簡盡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集說引劉氏云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

竊案鄭注以合諸侯制絕句固非集說以合諸侯與制百縣串說亦非蓋諸侯謂附庸之君百縣謂縣邑之長時六國未盡滅而小國之入附於秦及夷於縣邑者多矣故呂不韋立爲此法方氏曰合言自內以合外而同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焉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

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通而言之則一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歲受朔日之政令也可謂明暢矣○徐氏師曾曰此秦制也蓋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是月爲歲終故須此二制若古者則以季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周禮則以正月之吉始和縣於象魏皆不於是月也或曰是時秦未并天下焉得諸侯百縣而命之劉氏曰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時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有與禮不合者又案昭襄王時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爲宛侯公

子悝爲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事者久矣不章作相時已滅東周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如此也

以習五戎集說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

竊案此解五戎之目本鄭注當矣然五兵有二孔陳二氏之說尤詳也孔氏曰案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此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一丈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長樂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

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

其臭朽〔集說〕朽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竊案水之清香者多矣何爲以朽腐定其臭水雖受惡亦能滌惡流活而不朽腐也鄭注云若有若無曰朽此言爲當

雉入大水爲蜃〔集說〕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

竊案蛇化爲雉雉交於蛇而生蜃氣類相近交相變化固有是理然周禮有蜃器皆掩蛤灰則鄭注

大蛤曰蜃爲允

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集說〕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筮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竊案周禮太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則古人固有龜書與易書並行矣然所謂兆者乃龜所拆之兆非龜書之繇文也蓋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知吉凶總承兆卦言非單指卦也且秦以孟冬爲歲首於歲首命太史釁龜筮而以龜卜之以筮筮之因觀卜之所遇爲何兆

筮之所值爲何卦而推占測審以知一歲之吉凶
亦非玩龜書之繇文審易書之休咎豫明其理以
待用之謂也又案呂覽太史作太卜以周禮考之
作卜良是集說以爲太史之職猶仍舊誤○徐氏
師曾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建亥爲歲首故
於十月行之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
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集說棺槨厚薄有貴賤之
等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
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竊案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棺槨厚薄無貴賤
之等明甚此言有貴賤之等者蓋本喪大記君大
棺八寸上大夫大棺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士棺
六寸而云然耳塋呂覽作營故釋文音營非塋域
之塋也方氏謂丘壟皆以土塋之故言塋亦近于
鑿不如呂覽作營之爲得也集說以塋字作塋域
而與丘壟並列爲三非是高卑之度即丘壟之大
小厚薄之度即棺槨之厚薄蓋大即高小即卑也
其高卑厚薄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
爵之貴賤而爲之等級集說以大小高卑爲句絕
而以厚薄之度總承上棺槨塋丘壟二者似未然

也

案度程集說度法也程式也

竊案集說解案度程之義未甚著明鄭氏曰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孔氏曰案度程者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方氏曰案據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案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如此發揮乃得明暢耳

大飲烝集說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

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竊案天子諸侯四時之祭但燕同姓未有燕羣臣之禮集說云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恐非是不若鄭注之詳核也鄭氏曰十月農工畢天子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疏之曰烝升也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

之禮蘁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享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尊無房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晏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証大飲烝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蘁詩朋酒斯享鄭云享謂享禮躋彼公堂毛云公堂學校也陸氏元輔云孟夏飲酎則序爵於朝蓋巳月乾卦用事故法天道迨暇飲酎所以示羣臣之等尊尊卑卑孟冬飲烝則序齒於學蓋亥月坤卦用事故效地德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長長而幼幼集說不言正齒位於序疎矣

飫死事（集說）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陣當厲必死之志也

竊案周禮仲冬教大閱月令飫死事於仲冬固合教大閱之義然下文又命有司毋起大衆以固而閉則與此又相矛盾矣故呂覽及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之而兼子亦以三字爲衍文也

地氣沮泄（集說）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

竊案沮泄二字皆從水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洳水在內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而反

出如水之沮洳泄漏故曰沮泄集說以破壞而宣泄解之似是而非呂覽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以沮作且尤甚徑捷也○徐氏師曾曰先王之政徒杠輿梁于茅乘屋聚衆大閱皆於仲冬爲之則此命土事毋作爲呂氏之書將爲秦制毋疑矣

命奄尹申宮令集說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奄人

竊案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尚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蒂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周官內宰之遺意集說不采鄭註乃以奄尹爲羣奄之長誤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集說大曰竹小曰箭

竊案竹箭竹之可以爲箭者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是也禹貢荆州篠簜孔安國云篠竹箭簜大竹則竹箭一物矣杜陵自秦入蜀詩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即取竹箭之謂也陳氏以竹與箭分大小非是

天之神祇〔集說〕孟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竊案天曰神地曰祇此天神亦曰祇者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集說祇字無解何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一

曾子問

納蘭 成德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集說〕長一丈八尺爲制幣

竊案鄭注牲幣當爲制幣故集說從之然長樂陳氏曰所告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周禮大祝職鄭氏引此文曰凡告必用牲幣而于此則改制幣是自惑也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則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矣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

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特諸侯不用牲尤爲無據據此則牲幣無所事改矣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集說殯音賓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

竊案鄭注殯當爲賓辭于賓謂告將葬啓期也集說本之然辭於殯吳臨川謂告殯以啓期不須改殯爲賓其說殊當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集說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于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后別娶也

竊案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辭昏鄭氏謂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人致命男氏辭昏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使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也然女雖許諾而不敢娶則以夫婦之義已定而不嫁壻雖許諾而不敢娶則以夫婦之義已定而不可易耳乃除喪之後復有壻弗娶而后嫁女弗嫁而後娶之禮此何爲乎故何燕泉以此記文爲可疑也

吾聞諸老冉曰集說馮氏曰鄭注老冉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冉非作五千言者

竊案集說引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冉非老子蓋因記所稱老冉明于禮文作五千言之老子則滅棄禮法也然烏知其非爲柱下史習於掌故見禮之粗而不得先王之微意遂厭爲繁文而思逃於清淨乎先儒未有不以老冉爲老子者集說之云未敢以爲必然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疏云案哀公三十一年薨左傳昭公十九猶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定故鄭不見也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怪也愚謂疏說是集說初不及何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集說接捷也速疾

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于奧及迎尸入坐等禮儀

竊案此經可疑日食雖當救然猶可稍緩至太廟火則接祭於羣廟心固有所不安無以盡孝子之敬若正祭太廟勢尤有不得不廢者何接祭之能行先儒未有疑及此者不知何故愚謂火未及於太廟之堂室則可不迎尸而接祭若火起堂室則救火遷主爲急祭固當廢矣又案盧陵胡氏謂接祭者接續而祭不徐徐也解接字較注疏更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遫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集說〕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土周堅周也成人則葬于墓此葬於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木爲之狀如床而無脚以繩縱橫維繫之抗舉而往堅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于墓則途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棺而往乎墓遠不葬於園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斂于宮中是此禮之變始于史

佚也

竊案集說從注疏以輿機爲葬於園非葬於墓又以史佚以前下殤不棺斂而輿機葬於園曾子之時皆棺斂而葬於墓非也張子曰園是墓之園園謂栽植草木處既曰族葬必不別葬之於園臨川吳氏亦從張子之說其言曰園墓園輿與舁通共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若園墓近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輿機亦不可孔子遂引史佚之事以荅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

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恐如成人故有所不敢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公言行之自是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然則園即墓園而下殤墓遠者史佚以後則棺斂於宮中而車載以至墓其墓近者即曾子之時亦輿機以往而未常用棺與車載也集說恢矣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集說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

爲之也

竊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其羣弟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辟居東土二年之後罪人斯得公乃爲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疑雖未盡釋亦未敢誚公及感風雷之變金縢將卜天變得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乃出郊迎歸於是管叔不安挾武庚以叛東征破斧又自有三年是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伯禽母喪卒哭往而征之是成王三年以後事非初年事朱子詩集傳雖合居東東征爲一晚年自正是謬故九峰書傳不以居東爲東征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二

吳正生

納蘭　成德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也集說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又引劉氏曰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竊案此篇文王之爲世子也句所以結上文王之爲世子三節教世子句所以結凡三王教世子諸節周公踐阼句所以結武王崩諸節皆結上文之事而標其目於後也而石梁以爲衍文非矣劉氏

通志堂

謂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則又不免於牽強集說兩存之何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集說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于是大司成之官于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竊案孔疏以大樂正爲周官之大司樂小樂正爲樂師是矣鄭注以大司成爲師氏則非也考之周官師氏雖爲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教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

於國學之中與此大司成論說於東序者異矣新安王氏又以大司成即大樂正然上方言大樂正授數何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草廬以爲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總似曲解集說大樂正之外渾言大司成雖差勝諸家亦尚未有明據也

陸氏元輔曰成均法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即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下文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疑此所謂大司成者即有道有德之父師司成焉其亦稱大者蓋師保之官與大司樂而謂之司成焉其示並尊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集說〕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

竊案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禮師旅惟是不合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祀不縣同意集說本之當矣乃復引舊說

以自亂豈亦愛奇而不能割也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達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集說〕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于郊學之中也曲藝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事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于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于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

日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疎遠之若
天子飲酒于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
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
皆句絶

竊案集說本注疏而稍更定之然遠之於成均以
及取爵於上尊也二句究未明順今取吳氏纂注
一說以備考其言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案王制
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
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爲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案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爲
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

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酬之
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斂之曰
舉曰進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曲藝謂射御書
數之屬誓蓋戒厲之使勉於學至又語之時考察
德與事言三者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
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爲先後之序也成
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爲天子之太
學孔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
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爲選
士者爲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
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太學爲俊士者始得謂之成

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爲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太學而爲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爲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集說〕釋菜禮卑儐禮其賓於東序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亦可也

竊案此言釋菜禮殺雖禮賓一獻無介若與賓合語於禮爲可然言可也者明釋菜時禮嚴尚未可

語至禮賓時方許之耳此廬陵胡氏及朱子之說較舊說爲優

禮樂文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集說禮之修達于中樂之修達于外所謂交錯于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竊案孔氏謂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溫潤文章故恭敬而溫文方氏亦謂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集說則渾言之不仍舊說分疏似矣然又太無別也愚

謂其成也懌總承禮樂言恭敬而温文分承禮樂言蓋始之禮以修外樂以修内既而樂從中以見外禮從外而入中内外交錯融浹無間故其成悅懌此禮樂之合見也恭肅而敬謹此禮之分見也温潤而文雅此樂之分見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集說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朱子曰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而問它之意

竊案集說四輔有兩說一以師保疑丞爲四輔一以疑丞輔弼爲四輔夫師保者三公也取以充四輔則三公缺其二矣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據此則四輔乃疑丞輔弼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明矣吳草廬曰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

虞之設四輔及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輔弼從省以便文此說是也朱子以疑爲有疑即問之意蓋非臆說亦本尚書大傳而云然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集說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

竊案上文言輔禮樂乃教世子之具四輔三公乃教世子之人此則言世子受教而成德乃可稱爲

君子集說但云此德是指世子之德殊未明曉

樂正司業（集說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

竊案樂正即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故謂之

司業業者簨簴上板刻之截業如鋸齒者也其以詩書禮樂造士蓋兼爲之非專主詩書之業也集說蓋孔疏之誤

公與父兄齒（集說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

竊案孔疏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集說本之而不云列位在父兄之坐上恐有未安公雖親親而與族齒然不可不稍存貴賤之等夫三大夫尚且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君至尊反不別席于父兄之上乎故孔疏爲長

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集說人道莫大于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故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也

竊案吳氏之說與集說稍異其言曰慮謂圖謀之始養之以教孝弟于其始而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於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飭無欠缺具滋味致其愛躬省以致其敬發咏于其入以悅其耳獻醴于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故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於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於國邑以廣仁恩故曰修之以仁案孝養紀義終仁本文既明二家所說皆當獨慮大愛敬行禮三者稍有未安陸菊隱謂先聖先師人倫之至年高有德者無愧於古人正學士之所當取法也故天子將養

老必鼓召學士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明大道之所本所謂慮之以大也始養老既釋奠於先老又列老更羣老之席位不敢少有怠忽所謂愛之以敬也又適饌省醴迎門發咏不致傷於質直所謂行之以禮也由此觀之吳氏以鼓徵爲慮大兩釋奠爲愛敬又合省具教咏皆爲孝養固似未當集說以慮大泛言推行孝弟之大道愛敬爲省具行禮爲親迎老更亦未得爲合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二

納蘭 成德

禮運

禮運第九〔集說〕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

竊案集說似矣而未詳明取黃氏日錄發揮之黃叔暘曰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爲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爲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爲符應禮樂陰陽相爲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此篇大意不過如此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

中有格言頗入精微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愚謂風會遷流江河日下五帝之世有異三皇三王之世不同五帝五伯之世更不及三王世變使然聖人制禮不過因勢會所趨而爲之沿革耳程子所謂不先天以開人奔因時而立政是也古時治多亂少後世治少亂多故有大同小康之別賴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居小康之時戚郅隆之治當大道之隱俾大道之行則是帝王異世而同道也故夫子於大道之行及三代之英皆云有志未逮

何嘗薄視三五以下乎石梁王氏以爲有老氏意非儒者語黃氏遂欲削去記文過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集說〕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賓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縣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

竊案古者建國之神位左宗廟而右社魯之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鄭氏以出遊于雉門兩觀之上爲自宗廟中出蓋據月令孟冬之月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故知蜡祭亦祭先祖而注云祭宗廟也然宗社

亦在雉門之外烏知非於公社祭蜡而孔子與于助祭乎集說宜有所考辨而但云蜡禮詳見郊特牲夫郊特牲亦篇言所謂八蜡者烏從見其所饗何地而事畢而出遊于觀也耶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集說)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

竊案集說之意即以堯授舜舜授禹爲選賢與能是與天下爲公一意也孔氏正義則云天下爲公者謂天子位也爲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歸明不

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惟選賢與能如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此二說皆非也天下爲公乃下文之綱領選賢與能至不必爲己皆所謂天下爲公也猶下文天下爲家爲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集說)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誠如其說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注訓徵爲成尤非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

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槩此段倣魯論爲之者
竊案之杞之宋而僅得夏時坤乾故有文獻不足
之嘆非謂二書足以證禮也然三正之建惟夏人
統爲至善爲萬世法程故夫子告顏淵問爲邦以
夏時爲首豈其無關於禮若夫殷正建丑爲地統
故易首乎坤蓋取坤以藏之之義故名歸藏猶之
周以建子爲天統而易首乾也其書決嫌疑定猶
豫即箕子所謂稽疑衍忒者亦豈無關於禮但記
者非一手故與魯論中庸大同小異耳王氏云漢
儒依倣非也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集說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
居向南

竊案集說頭北鄉南既未能明言其所以然之故
即小註嚴陵方氏云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
鄉猶未盡其旨也惟長樂陳氏曰北爲幽陰而物
之所終始南爲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歸
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必
向於陽明相見之方京山郝氏亦云生明死幽如
此方盡北首南鄉之義

是謂大假集說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
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竊案周頌假以溢我春秋傳作何以恤我朱子以

爲假之爲何聲之轉也詩不瑕有害遐不謂矣皆作何音臨川吳氏亦云假與嘏字通用不爲無據然未若讀作嘉大雅假樂君子毛傳云假嘉也此蓋謂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則禮之大善者也若註疏謂假大也雖本釋詁則是謂大大有是理乎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集說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喪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竊案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何以遂爲非禮而謂之幽國乎孔氏謂其辭說皆當從古法依舊禮

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是謂幽國以前後經文考之孔氏之說爲長故表而出之

酸棗及尸君集說尸君君之尸也

竊案集說以尸君爲君之尸非也延平周氏曰夏曰酸棗曰掌酸掌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長樂劉氏亦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酸掌今諸侯亦用之不亦偕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
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
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集說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
正則君位危書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敘禮曰天
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
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
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
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

竊案集說之言辭不達意何以遂見聖人藏身之
固乎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

稟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稟受而所稟受必以天
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
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
而其小者則必曰降於山川五祀此聖人藏身之
固也又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
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出而人無不從政善
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爲政有道以禮爲
本立禮有要事神爲本爲政必本於天者禮行於
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
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
通行然禮有等差凡爲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

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出命而降於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殷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殷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殷地之謂也出命而降於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之謂義親禰之謂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境內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產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戶食則有竈往來有行自天子至於諸侯卿

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王

氏此說其義盡矣覺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舊本以降命之上闕於地二字命降於之下闕郊之謂本天降於七字殆不免以意推測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集說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君珍

鞫案集說處天地鬼神之所存玩天地鬼神之所

樂以所存所樂屬之天地鬼神蓋本之延平周氏其說迂而難明孔氏正義曰處其所存禮之序者存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王能處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者謂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王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安其事業居處也只結上文命降于天云云而義自了然無假別生支節也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故一曰姓則君以自治也集說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

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爲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爲臣民之所則傚者也非則傚人者也君而則人則是身不足爲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也

竊案鄭氏據上三明字改則君之則爲明而陳氏又據則君以自治改上三明字爲則皆未免拘滯正韻云明視也盧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臨川吳氏亦曰所明謂人所視傚明人謂視傚他人然則上曰明下曰則理固相通豈必改歸

於一乎

五味六和十二月食遷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集說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爲質謂畫繢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竊案延平周氏曰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此因十二字附會之也唐孔氏曰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

明其食與衣服惟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無
月別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
每月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
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
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
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攷之一歲之中
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集說之言雖是而
未確指十二食十二衣之止有四時之異也故詳
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

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集說此章凡
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

愚案集說言覆說前章諸事不免儱侗臨川吳氏
曰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
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鄭
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
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巫主平臨
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爲樂師侑爲
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

竊案集說言前後之義未明侑爲四輔本之鄭氏

嚴陵方氏曰不祥邦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
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
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
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瞽侑者
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耳若四輔疑丞輔弼比于三
公豈當與瞽並稱況前疑後丞又不在于左右乎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
射御朝聘集說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
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
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
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

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
竊案鄭氏曰養當為義字之誤也故集說因改居
人曰義然先儒之以養為解者十蓋八九據王氏
曰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
居人曰養馬氏曰其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
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為本故曰養荀子
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
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也蓋聖人之道寓
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其
他長樂陳氏延平周氏山陰陸氏龍泉葉氏蔣氏
無不主養字為說者也臨川吳氏曰儉以財者行禮

蕩水之屬爲是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三

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
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
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婚有士
婚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禮御於周官注
見王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覲遇四名
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則集說言冠昏以下八者
又不若吳氏之以飲食十者爲有據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集說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
竊案虞人入澤梁獻鼈蜃龜魚者此用物之時非
用水之時也必如應氏云用水若藏氷須氷止水

納蘭 成德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集說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于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

竊案張子曰禮器云者語其成也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也禮器

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此解器字及措字與集說不同存之以備考擇

人官有能也〔集說〕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竊案人官有能禮中所該者廣不必單指祭祀言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固是祭祀中事若籩篠蒙琴戚施直塗矇瞍司火蒙瞽修聲豈盡拘之祭祀乎集說偏矣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集說〕革急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

竊案引詩者蓋證上文禮時爲大之意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今但依詩文演義而不顧上文殊記旨矣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集說無解〕

竊案羔豚薄物也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禮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天子無介〔集說〕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介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然孔疏又云其實餘事亦有介

副故曾人共介曾是天子臨思神使介執曾也

祭天特牲〔集說〕特獨也

竊案疏云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集說本之然尚有未詳者禮氏集說所引新說云天地之祭有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埽地而祭蓋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于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于天用蒼于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集說〕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飾五色一市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飾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殿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蓋誤為七就

竊案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鄭鄭司農云繁讀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

以此覓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爲鞶帶之鞶而以就爲一匝非是方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于周則以多者爲貴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于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輅

四不止于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攷之于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也此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之上下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之前後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依注疏改繁爲鞶改七爲五者過于信鄭注而疑記文矣

鬼神之祭單席〔集說〕鬼神異于人不假多席以爲温煖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陳氏謂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覲饗祫之數而天神之祭則稾鞂而已此言鬼

神之祭單席者殆非周制也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集說引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于壺

竊案鄭注云缶大小未聞故集說亦不言數然案方氏則云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兌所謂盈缶是矣陸氏又謂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瓦本在尊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豈所謂門外缶者耶圓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集說考工記堂崇三尺鄭差之

竊案孔疏案攷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集說本之然周氏又謂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

天子之冕朱綠藻集說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代之制

竊案藻必五采特言朱綠則舉其華者該之也亦

與雜帶君朱綠同義注疏必以爲前代而非周甚
不必也

燔柴於奧爨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棄
說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燔柴祀
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
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
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竈爨其神
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
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
故報之也

竊案鄭註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故集說從

之不知祝融幷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
長五祀之神祀于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
老婦配之有祖及邊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
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孔疏
甚明當時人祭先炊于爨竈誤以爲火神而燔柴
臧文仲不能正故孔子譏之奧或作竈考近之鄭
作爨者恐非蓋祭爨者必於竈祭竈者必延尸于
奧故誤竈爲奧若爨字則不相似矣又集說本孔
疏謂燔柴于奧亦弗綦所爲疑屬臆斷案記文但
說弗綦逆祀鄭註亦以燔柴爲時人未嘗專指弗
綦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集說〉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即黑也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

竊案上句言因或素或青所謂損益其小過不及者也夏造殷因所謂殷因于夏禮者也舉素青則周之尚赤在其中矣舉夏殷則周因殷禮亦從可推矣〈集說〉混而無別

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集說〉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名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于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于南郊歲有常禮

竊案集說以升中于天爲升此方諸侯之治功以告于天恐非是中者中心也巡守之時至方岳則燔柴而達我中心之精意于天吉土集說以爲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亦非是蓋謂兆五帝于四郊而卜其吉土以爲壇壝也

三牲魚腊〈集說〉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竊案易有腊肉云乾肉也不必專主獸故方氏以魚腊爲薨魚

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集說〉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金次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

竊案集說解見情以金爲人所同欲故次于龜殊失記者夫見金而欲者末世陋習聖王制禮教人先義後利豈以金見同欲之情乎先儒有二說一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一云上文内金示和此見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集說〕諸侯爲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注讀肆爲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爲陔也

竊案長樂陳氏謂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

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其義當矣新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然則助祭之后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鄭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于廟燕于寢故曰享示慈惠其禮意主于歡爲其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于廟燕不于廟安得奏陔夏以警

其失禮乎集說仍鄭註改肆爲陔者誤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納蘭 成德

郊特牲

饗禘禴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故春禘而秋嘗集說禴春祭宗廟也春禴夏殷之禮也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竊案周禮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王制祭統則云春礿夏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說者讀春礿爲祠讀夏禘爲礿讀春禘或爲祠或爲禴而疑爲夏殷之禮皆臆說也趙東山云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

之夏祭此言足以斷千古之疑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眞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集說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

竊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廷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廷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此疏家約大射及燕禮解之其實饗禮既亡而無所考據矣孔子燕居篇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長樂陳氏謂燕居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又案歌者在上謂之升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篪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此止言歌與匏竹者蓋琴瑟所以和歌柷敔所以起樂止樂故在上以歌爲主在下以匏竹爲主也集說亦未分明

束帛加璧往德也〔集說〕君子比德於玉徃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竊案孔氏謂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升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解往字稍明若集說之云則迂曲矣然愚意往字當是旌字之譌蓋所以旌主君如玉之德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集說〕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它義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爲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

竊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子出封爲諸侯及食采於畿內皆自爲一國太祖不得立天子爲祖廟二代之則得祭其祖父之爲天子者若杞之郊禹宋之郊契祖帝乙是也大勛懿戚爲諸侯而王

命之立天子之廟則立之如魯有周廟鄭祖厲王是也此事之變非禮之正大夫不敢祖諸侯故適子既繼世爲君次子以下爲大夫者悉不得稱先君而立廟於私家大傳所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也若魯三家之祖桓公非矣彼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或先君舊曾都此而後他徙或君命庶子立先君之廟於采邑如晉之曲沃齊之五都是也至周禮都家二宗人所掌不過王子弟公卿大夫都家祭祀之禮非有祖王之廟也鄭康成不免鑿空集說弗攷而輒本之舛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集說

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竊案三恪二王後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兼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梁崔靈恩云初說爲長何者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

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曰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執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

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愚案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注亦云二或爲三姑兩存之

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集說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即此事也舊說禳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竊案論語所記與此事非二則禳爲作儺爲是況攷

之鄭氏注陸氏釋文有一本作讎者何爲不從而必以強鬼釋之又案葉氏曰讎有二名讎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楊讀如陽楊猶禳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此說亦通又案室神祖廟與五祀之神注但指廟室之祡偏而未該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集說生而懸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解之未當

竊案男子初生即懸弧于門左以示將有志於天地四方則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士苟不能不可直

曰不能當辭以疾以始生即有懸弧之義故耳集說泥於注疏以初生未能相似解之未當

二日伐鼓何居集說居如字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竊案何居即與檀弓何居同不可以居爲居處之居故鄭氏云居讀爲姬語之助也

牲用騂尚赤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人尚赤牲用騂牧人所謂陽祀騂牲是也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宜用青牛矣而此與牧人不然者蓋赤爲

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故祀天之牲不必用蒼亦從其盛者而已集說未辨及此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說問郊之用辛日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竊案此句有二說一謂對建寅祈穀之郊爲始郊則用冬至或冬至月之辛日也一謂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集說蓋用後說然亦當兼存而互考之

卜郊集說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

竊案此卜郊非卜牲亦非異代之禮也乃周郊之卜日爾蓋周之始郊本以日至因是日適逢辛後王遂用辛以郊天但辛有上辛中辛下辛先以上辛卜之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載在春秋甚明魯禮之三卜即周禮大宰於祀大神示卜日者也集說疑爲卜牲過矣卜日吉而後郊故曰卜郊卜牲緩於卜日不可云卜郊也或謂卜郊以日至爲主卜日至不吉乃轉卜三辛亦通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

產也其醢水物也集說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竊案此節未見其必爲諸侯禮而鄭氏以爲非天子禮者多矣烏知非異代之禮而必臆斷爲諸侯之禮乎且下文皆是陳天子之禮不應前半說諸侯後半說天子以致首尾衡決愚實未之能信又案玉巖黃氏曰據注疏豆有四子諸侯之別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二則朝踐去茅菹麋臡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爲是若如此章所云則公侯於朝事饋食所不得用者多矣故此章宜爲疑經

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集說明之昭其禮之異也

豆實

竊案鄭注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其義當矣今必易爲昭其禮之異何耶方氏又以潔着釋之謂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於蒲越槀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亦未安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禮司尊彝六彝之次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注黃彝黃目也此言黃目爲上尊孔疏云謂祭祀時列之冣在諸彝之上是也蓋周禮所陳以春夏秋冬所用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下以冬所用也此章所陳以祭時所列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上以其義之大也凡行祭六彝皆設此章禮陳

祭儀不可分郊廟已上玉巖黃氏說冣爲明著孔氏又云案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爲上愚案此本汎言疏以爲諸侯恐非是又案吳氏謂黃彝乃六彝之冣下者而在六尊之上者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勝鄭注於諸侯爲上之說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爲之不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集說〕冠禮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

竊案鄭氏注儀禮謂緇布缺項者缺讀如有頍者

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着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故集說本之然毛氏傳詩以頍爲舉頭貌則頍非缺項矣陳用之云鄭氏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項爲頍無所經見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集說委貌章甫母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詞追猶椎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竊案此皆鄭義又案白虎通云夏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觀此則三代之冠異制矣又案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厭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繒爲之觀此則三代之冠同制矣陳用之云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弁遂蓋古者弁毋通用也內則有敦弁冠冕而弁乃食器則覆杯之說蓋有所傳也

又云儒行謂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謂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邸也古者喪冠厭而無邸言冠邸而不厭章甫之邸枝木猶皮弁之邸象鰼又云論語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端委以隨寧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朝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爲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愚案記言緇布冠冠而敝之是始加

暫用以存古自後便不復用今玄冠端委見於春秋士大夫者如此則二冠不同可知集說謂毋追章甫委貌皆緇布冠未審是否賈氏云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言爲允孔子所謂冠而敝之僅敝綏亦未可知但與玉藻所言又不合耳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集說）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竊案此明諸侯有冠禮大夫無冠禮之義蓋諸侯

繼世以立所以象賢故有冠禮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故無冠禮今說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非是又謚法始於周公殷以前無之此所謂古蓋指周初今指作記之時春秋以後無論有爵無爵死則皆謚如莊公之誄縣賁父是也若周之盛時必爵命爲大夫然後得請謚於君而君命之謚非若後世之濫集說本注疏謂殷以前大夫乃爲爵死則有謚亦非是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集說 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

纂案鄭孔諸儒往往以臭味單指殺牲說以下文

有出迎牲之語耳然臭與味不同臭主鼻味主口方氏云臭未成以其未用也味未成以其未殺牲故也兼說爲長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爓然後焫蕭合羶薌○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芬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

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

竊案記云周人先求諸陰集說乃云先求諸陽何相背戾如此況灌鬯蕭一先一後昭然甚明乎又案吳臨川云欒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屬下句者非

絶句鄭以臭字屬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劒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爇食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盎之奠在朝事時而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劒南之奠以釋之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罍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陽焉羶腥聲之氣蕭黍稷之氣也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

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卦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腇膋燔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羣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燔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燔蕭非矣吳臨川亦有取於陳說直祭祝於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集說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於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也

竊案孔疏據詩楚茨祝祭於祊及禮祊之於東方云然朱子集傳亦從之近朱汝礪氏則謂只有正祭之祊無繹祭之祊蓋祊者正祭日求神於門內之禮繹者祭明日事尸於門堂之禮也鄭康成以爲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祊於廟門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失之矣其釋郊特牲則言索祭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祊本索祭而反以繹祭稱名於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彌失之矣唐孔氏疑祊有二一是正祭求神之祊二是明日繹祭之祊宋嚴粲說楚茨亦以爲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此皆委曲以狥鄭之失而

不知繹之無取於求神但主於接尸義不得稱祊也其言甚辨而確

尸陳也（集說）尸神像當爲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

竊案此用鄭氏說然陳字亦未始不可通方氏云尸神像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舉掌角詔妥尸（集說）尸始即席舉掌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

竊案孔氏云掌角爵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尸始即席舉掌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集說取之而刪其半似無可疑然孔疏之誤不可不辨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掌齊用醆酒用爵然則舉掌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妥尸

汁獻（莎沙）於醆酒（集說）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沸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沁於醆酒也

竊案鄭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集說因之

然周禮有鬱齊獻酌即此汁獻況於醆酒也不必改字方氏云其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

有由辟焉集說由用也辟讀爲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竊案弭災兵疾見於周禮小祝然必改字而後通非記者本義也不若方陸二家讀如字爲安方氏云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陸氏云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厲之類二說雖又自不同然較鄭氏改字爲優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內則

左佩紛帨集說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

竊案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則是以紛帨爲一物集說分而爲二未審孰是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集說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

舊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爲是

竊案嘯讀如本字足正鄭注之訛但以嘯指爲聲

容有異駭人視聽則於男女之別無預先儒謂嫌有隱使也蓋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知聞不以言語但嘯指諷之而已故曰隱使如齊莊公命棠姜捆搥而歌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集說雖放逐其子出弃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終不絕之也

竊案明言其惡之謂表接遇以恩之謂禮子婦既不可教怒而至於放出所以處之者固不忍明言其惡而表之亦不接遇以恩而禮之不表所以全我仁不禮所以致其義集說謂不表明其失禮之罪是不表失禮非不表禮矣雖先儒舊說皆爾然

終不免強解也

舅沒則姑老集說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竊案此注本無可疑但所謂老當有証據然後讀者易明否則似老而傳之老矣吳氏云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集說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也

竊案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王氏則讀毋怠句絕

而以友作敢劉氏則以母字統怠與不友無禮三者二說劉氏近是然謂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非也項氏云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蓋娣姒猶兄弟不善待之亦可謂之不友矣

毋敢敵耦於冢婦〔集說〕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己與冢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竊案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曰毋敢敵耦

下文不敢並行並命並坐正其目也記無分僞均勞之意○又案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孔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許崔氏云北海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愚謂注疏以掉磬釋敵耦恐亦非是

不敢並命〔集說〕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

竊案命謂出命以使人凡稟事請命於冢婦不可以舅姑命我遂與冢婦敵耦並命也集說謂不敢出命於卑者是矣又曰不敢並受命於尊者非也

無私畜〔集說〕畜許六反又勑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
竊案釋文畜許六反又勑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
定解今集說定著爲許六反則正謂所養六畜矣
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別然所舉反狹不如作勑六
反者之較廣也下文私親所賜亦必獻諸舅姑舅
姑不受亦必藏以待乏其無私畜可知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
與之〔集說〕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
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竊案上文婦以物獻舅姑舅姑不受如再受賜而
藏以待乏是以謂之故賜謂舅姑前日所賜也今

以故字句絕非矣自鄭氏以下諸儒亦無如此讀
者
夫婦皆齋而宗敬焉〔集說〕謂齋戒而往助祭事以致
宗廟之敬也
竊案宗敬如詩君之宗之之宗謂宗之而敬事焉
故孔疏云大宗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
祭於大宗而加敬集說云致宗廟之敬非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穫集說飯之品有黃黍稷
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稻生穫
之曰穧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菽
竊案此本注疏未爲大夫然天子六飯諸侯四飯

降殺以兩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唯有黍稷稻粱無所謂白黍黃粱則知此言黍稷別有白黃二色食時或用黃或用白耳以此例之則下文稻穊者亦言稷稻各有稻穊二種也集說並數之爲六與天子混而無別矣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集說醷梅漿也濫穅糗飯之屬和水也

竊案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有十飲說者謂重醴至以酏爲醴十九字即周官

三醴六飲之一也黍酏即周官六酏六飲之二也漿即周官二漿六飲之三也水周官一水六飲之四也醷即周官五醫六飲之五也濫即周官四涼六飲之六也或又謂醷與醫非一物未審孰是鄭氏謂紀莒之間名諸爲濫故釋濫爲以諸和水孔氏謂諸者衆穅之詞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釋文云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今集說去以諸二字但云穅糗飯之屬則濫字無所根據

羞糗餌粉酏集說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爲粉糍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爲餌

蓋先屑爲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粢也

竊案經傳文字豈能一一相同鄭氏因周禮有糗餌粉餈遂改酏爲餈而集說本之然如字又何嘗不通也陸氏云糗餌邊人所謂糗餌則餈可知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糍可知頗爲徑直

濡豚集說濡讀爲胹胹熬煮之也

竊案左傳宰夫胹熊膰不熟則胹固有熬煮之義然不可以釋此濡字也濡與乾爲對猶曲禮所謂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也故注云凡濡謂熬之以汁和也疏謂熬煮以其汁調和今不言汁和但云熬煮而改濡爲胹非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集說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四時皆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竊案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味與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不同而集說無文以辨之孔氏云經方所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云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

其飲食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於五行也
二說頗明著黃氏又云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
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烯堅栗也四
味一多恐其不通滑所以養其竅慮其不和甘所
以養其脾此說不主多時味以養氣與集說異且
集說但釋甘字而滑字惟此能兼明之
春宜羔豚膳膏腥秋宜犢麛膳膏
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薄夏宜腒鱐膳膏
王相參及方氏燥濕遲疾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竊案此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飲
食之法而集說不推本於周禮非是且膳羞所宜

先王制禮自有深意諸儒解經亦有是非豈得一
槩略去今特采以補闕鄭氏云此八物四時肥美
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氏云此
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
其味乃善春宜羔豚膳膏薤者春爲木王牛中央
土畜春東方木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故用牛膏
也夏宜腒鱐膳膏臊者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
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
腥者鷄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
廢故用鷄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羊屬南方火
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

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克腒鰿熯熟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膳之義與此同劉氏云此四膏皆謂四時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一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腒鰿然後爲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方氏云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鄉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鷄膋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

助養心也愚案諸儒之說不同然飲食主於養人或節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俱所以善其養也鄭孔劉方諸家並宜參考

冬宜鮮羽〔集說〕羽雁也

竊案以羽爲雁此本注疏蓋謂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唯雁故耳然鳧雉鶉雀之類冬皆可食不止於雁故王氏曰羽物皆是

牛脩鹿脯田豕麕脯麕脯麕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鶉鷃鵪范芝栭蔆棋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集說〕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又引鄭注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

物

竊案鄭云三十一物者牛脩一也鹿脯二也田豕脯三也麋脯四也麕軒六也鹿軒七也田豕軒八也麕軒九也雉芼十也兔芼十一也爵十二也鶉十三也鵻十四也范十五也芝栭十六也菱十七也棋十八也棗十九也栗二十也榛二十一也柿二十二也瓜二十三也桃二十四也李二十五也梅二十六也杏二十七也楂二十八也梨二十九也薑三十也桂三十一也集說既以芝栭爲二物復云三十一物踈矣豈以楂梨爲一物歟不知楂自山查梨自梨實二物也又案木上生芝故曰芝栭如今樹鷄之類庾蔚云無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自賀氏以芝爲木椹栭爲軟棗於是集說又有木耳栭栗之解未敢信爲必然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集說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竊案集說燕食爲燕享之食本之注疏及方氏然

不如黃氏謂燕居之食者較確其說曰脯膾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蔵爲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倘庶人無故可食肉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愚案羹食自諸侯以下無等者蓋獨指羹食一事而言以其爲食之主也故無等差其餘則有等也安得以羹食無等爲燕居之食遂謂燕居有等爲燕饗之食乎

三牲用菽〔集說〕菽菜莧也

竊案鄭注菽煎菜莧也不但以菜莧釋菽而必曰煎則有人工作之矣猶秋用芥以芥醬釋之也故孔氏引賀氏說申之曰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菜莧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菽集說既從舊注以芥爲芥醬矣於菜莧獨去煎字何也

不食雛鷖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鷖去醜〔集說〕雛鷖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竊案此多本鄭注然未備未當諸儒之說不可不參陸氏云雛鷖鷖之雛者鷖固善矣然猶不食雛

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
熱歟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
道如畀兎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
食之昏人精神方氏云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
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云魚腸
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形也魚之餧必自腸
始故魚去乙蓋物之美莫如鱉其肉爲美其竅爲
醜故鱉去醜吳氏云凡所去蓋爲有害於人解者
推求其故各以己意臆度豈其然乎雛鱉去乙後
說較鄭注近是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

閣三士於坫一集說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
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
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
中惟一房而五閣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
竊案先王於飲食之節尊卑之辨其嚴如此此每
謹於微之意然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大
夫三閣也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歟且諸侯
不得有夾室而大夫反有之無等甚矣故陸氏云
大夫言於閣二即蒙上房中可知吳氏因而推之
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疏謂

於室中爲土坫恐非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集說樂其心豫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竊案樂其心者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使其憂非喻親於道之謂孝子之身終以上曾子之言終身也者以下記者恐人不解故申明之非有終父母之身終孝子之身之異也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集說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常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

竊案有善之善蓋指老者之德行而言非謂記其善言也故孔疏云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集說以爲可記者言謬矣若徒記善言何以爲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集說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

竊案乞言所以亦微其禮者尊老之至不敢急迫

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然後問之與五帝不乞言雖殊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也孔疏甚明集說誤矣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衰老無所嫌孔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據注疏則同藏為同居室集說無解想同之矣唯吳氏謂上文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二說未審孰是然以妾年未得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指居室無疑

擇於諸母與可者集說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侍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

竊案侍御之屬本之鄭注似無可疑朱子儀禮通解又引古本可作阿謂阿保之屬也

咳而名之集說咳小兒笑聲謂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

竊案咳字有三說孔疏謂父以手承子之咳而名之陸氏謂咳始垂之時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

此集說爲三也愚案咳即前不敢噫咳之咳音苦愛反非戶才反也河間曰有聲無痰曰咳咳而名之謂先咳嗽而後名之也非作笑容之謂亦非承子之咳之謂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集說）隱疾二字無解

竊案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其義甚明然疾而非隱可爲名乎杜氏左注云隱痛疾患辟不祥也此說爲該〇案鄭內則注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循其首（集說）注讀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集說）注讀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疏曰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緩於庶耳

竊案集說前一條本注疏後一條本陸氏然不如朱子之說爲當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間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

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惟適
子庶子爲異耳

惇行孝弟（集說）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文也

竊案此本夫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然惇行二字未明方氏云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其論當矣

姆教婉婉聽從（集說）婉謂言語婉爲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

竊案孔氏云案周禮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婉爲婦容以婉

言婉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

此備其四德此二說自相矛盾宁以

蓋記言愉色婉容婉非言也且上

婦言已備矣

納酒漿籩豆葅醢（集說）無解

竊案此解有二集說不言應從注疏矣孔疏云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葅醢之等置之神座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吳氏則云籩豆葅醢者籩豆其葅醢謂以葅醢實之於籩豆也然葅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脩等物

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二說吳氏爲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七

納蘭　成德

玉藻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集說朝日春分之禮也疏曰知端當爲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尊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玄端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竊案鄭注以記文端字爲誤而改從冕孔疏因而申之且云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愚謂記文固非鄭孔亦非也案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爲玄冕於少采則無以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故焉氏以記稱玄端朝日蓋非周禮集說輕信注疏殊非缺疑之義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

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集說疏曰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餕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

竊案孔疏引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當以經爲正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此舛同異甚明集說失於引用特爲補之又案山陰陸氏云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太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

月月半然後三牲備耳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
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太牢楚語云天
子舉以太牢舉蓋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也此說
又能合異爲同存之以備攷案以舉爲朔望之盛
饌此國語韋昭注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集說〕無解

竊案孔疏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
陰主靜故右史主言語之事周有內史外史大史
小史御史而無左史右史之名案周禮太史抱天
時又左傳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
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只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左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
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內史爲右史也太史記行內
史記言是正法若其有缺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
命周公史逸戒王太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
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缺故也若太史
有缺則內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內史故
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
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
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馬氏云動見於容貌爲
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爲陰故右史書之大胥
春合舞秋合聲意亦如此此二說甚明可補集說

之缺

御瞽幾聲之上下〔集說〕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

竊案汪疏以上下爲憂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瞽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此集說所本也馬氏謂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瞽以幾聲則下無匿情又與汪疏不同矣然汪疏以上爲美下爲惡馬氏以上下兼有美惡俱是臆見不若長樂陳氏說爲得也其說云樂以中聲爲本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砭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高砭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以中聲爲量齊音傲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此言頗有証據可訂集說之訛

食無樂〔集說〕無解

竊案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即大司徒荒政薔

樂大司樂大凶弛縣之意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則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此亦集說所漏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集說踐音翦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嘗也

竊案鄭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孔疏云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是也此集說所取也第記云凡有血氣之類則螻蟻皆是不必指牛羊犬豕矣踐讀如字猶所謂不履生蟲啓蟄不殺也陸氏又云弗身踐者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之亦弗踐也解身字太拘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集說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竊案此注疏舊說吳氏則謂煇如乃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乃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此從小雅庭燎有煇庭燎有光得之姑存別解

天子擩埶集說埶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埶然無所詘故謂之埶

竊案埶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先王也埶挺然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擩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享先

王執冒搶埶以朝羣臣以見諸侯先儒合埶大圭爲一蓋惑於搶大圭搶埶之甚明集說猶仍注疏之誤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集說〕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竊案有此兩解注疏謂登席由下不由前由前則爲躐席爲此之故禮不由前如鄉飲酒禮賓升席自西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皆由下升此爲字作去聲讀者一也集說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由下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此爲字作平聲讀者二也先儒多從注疏以其有明証也

集說所云恐未足據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集說〕引王氏云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齊豆去席尺

竊案此有三說注疏謂非飲食及講問時而徒坐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爲其汗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又引或說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

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經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合集說爲三說愚謂皆不甚通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尺申釋上句似單爲食而言於讀書不屬矣或說雖以齊豆改舊讀而其病亦然王說又似祇爲讀書矣凡三說所以舛者皆由分讀書與食爲兩事耳今案讀書食與上徒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近前而不盡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謂因讀書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齊曲禮所云食坐盡前是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集說無解

竊案燕禮臣先受爵而後拜此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燕禮無算此禮止三爵故孔氏云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非大享之飲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蓋謂侍君小燕耳集說略不一辨何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集說此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即

敖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

竊案集說二節俱言恥辱之而不較其輕重猶爲缺漏陳氏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弃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民孰不勵業而遷善哉此說殊有分曉

大帛不緌集說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

竊案左傳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縞冠也記大白冠不緌謂白布冠也此大帛不緌應同左傳鄭注謂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孔疏遂援雜記以實之集說略不分明槩曰冠之白者何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褒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集說〕引鄭氏曰凡裼衣象裘色

竊案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爲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麑裘加以蒼黃之絞衣玄綃衣之類尚不必一色則其外又可知也故冕服雖

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其衣裘同色者惟素錦以裼狐白黃衣以裼狐裘耳集說引鄭氏衣象裘色之云得半而失半矣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集說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爲飾也

竊案不文飾也不裼所該甚廣如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下文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亦是此義集說謂犬羊裘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爲飾似以不文飾句

釋上句矣案方氏云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容麁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集說之誤蓋出於此

居士錦帶集說以錦爲帶示文也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

竊案鄭氏尚有一說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幼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騏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云居士錦帶然則此記所謂居士即命民也以其有備成之文故錦帶古之居士有守貞而不仕者如論語逸民是也有成

材而未仕者如鄉飲之賓介鄉射之君子是也荀
鄉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
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處士即居士漢
書又謂之處子

凡帶有率無箴功〔集說〕凡帶各繂緶之處箴線細密
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

竊案無箴功者謂實無箴線之功非若無箴功如
杜詩所謂裁縫滅盡箴線迹也故孔氏云無別裨
飾之箴功陳氏亦云無刺繡之功〔集說〕獨謂若無
箴功失之過巧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集說〕徵角宮羽以
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之
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
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
之歟方氏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
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
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此設佩之意也

竊案集說既取注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
吳氏之說更明云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
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爲徵陰
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

以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云孔子謂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温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集說〕此言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不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竊案此記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即繼之云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意與上一串凡爲臣者受賜通用之禮集說從鄭氏獨分此句爲諸侯之卿大夫受賜於天子之事上下判隔矣故陸氏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之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此說爲優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集說〕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

竊案方氏分說賜與與汪疏不同引曲禮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爲二字對舉之証集說本之然賜字實與字虛舊說較爲平穩周氏陳氏亦云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如詩勞使臣則歌出車勞還卒則歌杖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苟君子之與小人同日而賜之是何異倒置冠履混淆珉玉乎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集說〕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竊案此本注疏而稍改之意遂晦滯不如舊文爲明白也孔氏云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集說〕前章言不克其服與此克字義殊此言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爲敬

竊案方氏云禮不盛服不克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又案吳氏云此章前後有四克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克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克其服如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克盛其服也服服襲也克美也鄭氏謂克

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褐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牆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內備滿克盛者也若露褐衣而見其美亦如及肩之牆窺見室家之好未得爲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克美自處惟自抑損乃爲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克爲敬也不敢克服不克亦同此義集說謂克字義殊非矣

圈豚行不舉足集說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此未知是否

竊案集說二解皆不明且近於鑿陸農師更有一說以圈屬上句豚屬下句爲苟且盧所取今存之其說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投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首豚行蓋冤行也下文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吳氏曰案陸說似優於注疏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之異末言豚行端行弁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也愚案集說於端行頗雷如矣弁行剡剡起屢下亦引一說云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與仍舊說以端爲直以弁爲急者

不同則陸氏以豚行爲冤行者良是蓋冤後高前
俯豚俯其首似之故以取況
燕居告温温〔集說〕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
欲其温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竊案鄭氏云告謂教使也孔氏云私燕所居色尚
和善教人使人之際惟須温温不欲嚴慄據此則
燕居告者謂燕居教人使人之時非兩事也
視容瞿瞿梅梅〔集說〕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
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
竊案瞿瞿驚顧之貌孝子在喪思見其親故若有
形影而驚顧也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是也梅梅則微昧之意集說以爲所視不審非矣